

区域比较优势 与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

The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 The Study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Liaoning

比较优势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中基本理论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装备制造业对于国计民生而言，是基础性产业，近年来，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呈现出以跨国公司为转移主体、以高端产业为转移领域、以兼并和收购为转移形式、以价值链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为手段、以中国为主要接受国家五个新趋势。本书在此基础上，以个体显现共性，从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这一具体论题出发，就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宏观调控、路径选择及实证分析等重大问题作了较为翔实深入的研究。

王福君/著

区域比较优势 与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研究

The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 The Study Of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Liaoning

王福君/著



北京

I. ①区… II. ①王… III. ①制造工业—经济发展—研究—辽宁省 IV. ①F4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2466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897 - 1 / F · 8325

定 价 48.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68344225 88386794

比较优势理论又称比较利益理论，形成于 18 世纪中期，完成于 20 世纪 30 年代，成熟于 20 世纪末。在古典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理论是人们作出选择和决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是分工、交易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或国际分工、区际贸易）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都想从国际贸易或区际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各国应该生产和出口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这一点已经是一个常识。但在常识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能适合所有贸易——在家庭内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基本原理——所有的国家或地区都生产自己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换，从而获利”^[1]。事实上，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的国际贸易对所有的国家都有利，而“那些忽视比较优势的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方面会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2]。一国维持或获得对外贸易利益的根本条件是比较优势，它集中反映了各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不断消耗生产要素的过程，随着生产要素数量的改变或耗尽，比较优势在演化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分岔和断档，不一定沿着线性演进。H-O 的要素禀赋理论、自然资源稀缺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都强调了某一生产要素的非连续性演进，因而产生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二战之后产业内分工的不断兴起，规模经济、分工化、专业化、产业链等逐渐被引入比较优势理论，取代断档或耗尽的某一要素的比较优势，使比较优势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开始强调多因素的、非线性式路径的综合作用。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工业化的主力军和现代化的发动机。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无不依赖着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和拉动。没有发达的装备制造业，就无法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产业的现代化，第三产业的发展也缺乏后劲。装备制造业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平台，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媒介和桥梁，也是高新技术发展的载体和动力。以大机器制造业为标志的工业化进程，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结合发展的进程。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唯一制造现代化生产手段的部门，为工农业生产提供各种装备，为国防提供各种武器，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没有先进装备制造业的不断武装和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就难以提高技术装备和运行水平，也难以实现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更谈不上现代化。先进的装备制造业在推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崭新的工业文明，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归结起来，由于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决定了装备制造业升级必须贯彻产业内升级优先原则，采取动态综合比较优势战略，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升级和高成长。

近年来，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呈现出以跨国公司为转移主体、以高端产业为转移领域、以兼并和收购为转移形式、以价值链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为手段、以中国为主要接受国家五个新趋势。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下，目前国际装备制造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分工全球化、产业集群化、制造信息化和服务网络化等新特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迎接国际装备制造业转移和加快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我国在2006年6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和2009年4月颁布的《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目标、基本原则、具体部署以及依托的重点建设工程。辽宁省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三大基地之一，其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重大成套装备和重要装备产品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辽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虽然成为了工业的第一支柱，但横向上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弱。因此，从比较优势演化角度，以辽宁省为例来分析装备制造业升级，不仅在全国具有较大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而且可以在辽宁经济中形成较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和增长极效应，有利于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从比较优势演化的角度，以辽宁装备制造业为分析样本，进行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研究，属于产业内升级（即单一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价值。

(一) 阐明区域比较优势对产业内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偶发性和跨越性的机理，对区域内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推动装备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线性的，不会出现分岔、突变和断档的现象。但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区域比较优势对产业内升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偶发性和跨越性。区域比较优势的复杂性导致了比较优势演化的路径复杂多样，并不是按照线性来进行，在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分岔、突变和断档现象；偶发因素产生的生产要素、机会等都会使装备制造业升级产生路径依赖；在薄弱基础上的大规模建设、重大技术的发明、区域外的技术输入以及政策的导向等都会带来装备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所有的这些都有可能使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不一定是线性的，可能会出现分岔，会出现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交叉进行的现象，这也为通过外部政策干预推进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选择技术创新推动模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和外向带动发展模式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深入进行产业内结构升级理论分析，为装备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传统的产业结构升级分析主要是站在一般分工基础上进行的三大产业结构升级分析和基于第一层次特殊分工基础上的工业内部结构升级分

析。本书是基于深层次特殊分工基础上的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研究。装备制造业是工业中技术最复杂、应用先进技术最多的产业部门，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数”——数字化是核心，“精”——精密化是关键，“极”——极端条件是焦点，“自”——自动化是条件，“集”——集成化是方法，“网”——网络化是道路，“智”——智能化是前景，“绿”——绿色化是必然^[3]。对产业内升级理论的深入研究为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目标以及装备制造业内部各个行业升级模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提出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的“七因素分析法”并用于实证分析

在把迈克尔·波特“钻石体系”的六要素分析发展演变为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的“七因素分析法”以及创新性地构建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应选择技术创新推动模式、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和外向带动发展模式一体化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三种模式下的具体对策。技术创新是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根本路径，可以采取自主创新、融合创新和模仿创新三种模式。产业集群是实现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一种典型的自主成长型演进模式，可以采取以价值链分工和以竞争互补为主导的装备制造业集群的结构升级模式。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是一种比较优势的嵌入，在溢出效应明显的情况下可以带来装备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制度变迁是实施装备制造业升级具体路径的支撑与保障，具体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微观制度和宏观产业政策制定，良好的体制环境、支持制度和促进政策能够确保投入要素得到高效地使用和装备制造业升级换代，同时制度变迁也是打破装备制造业“锁定效应”的重要外部动力和实施“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保障条件。

在实际的装备制造业研究中，国内学者多站在全国的角度为国家发展装备制造业提供理论参考，而较少从比较优势演化角度站在区域层次来研究装备制造业升级，这无疑使区域装备制造业升级选择路径及其对

策受到极大的削弱。通过理论分析、国内外比较优势分析和辽宁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评价，本书的结论对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一）为辽宁省构建装备制造业基地提供路径选择

辽宁是我国最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之一，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但是近年来，体制性障碍严重，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链条不长，产业素质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辽宁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要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所以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实质就是振兴辽宁省的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具有产业关联度强、技术密集型高的特点，通过汽车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等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以培育以价值链分工和以竞争互补为主导的装备制造业集群。同时，积极发挥高新技术对传统装备制造业的渗透融合创新以及装备制造业内部的重组融合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的发展。2006年装备制造业成为了辽宁工业中第一支柱产业，具有了工业基础、技术储备、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等优势，具有国内一批排头兵企业，有利于辽宁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建设，实现辽宁装备支撑中国制造。

（二）为促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提供新的思路

装备制造业作为工业的“母机”，承担着对其他产业提供设备及技术手段的重要职能，是各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保证。当前，辽宁经济已经步入了工业化后期，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了全省工业的第一支柱，创造的产值、销售收入、从业人员等都占全省工业的1/3左右。但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存在着弱化的风险，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始终没有摆脱技术引进型的模仿创新模式，对国内外先进技术的依赖较大，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研究、开发与营销能力有待提高；没有形成强大的产业链，设备成套能力弱，产业加工深度不够；产业分工体系不合理，集群化程度不高；技术装备水平低，经济效益差；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弱，在全国的位次下滑。所以，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必须在比较优势演化中寻求新的升级路径。

(三) 为提升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对策

根据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入壁垒低，往往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容易造成产品的过剩供给。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又属于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双低的产品，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在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下跌，从而使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最终被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所抵消，导致在国际或国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产品出口交货值中技术含量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的金属制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及通讯设备、仪器仪表设备等新兴装备制造业出口却较低，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因此，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增强的路径就是选择科技含量高的新兴装备制造业或呈上升趋势的高附加值装备制造业加以扶持发展，从而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四) 为其他区域装备制造业升级提供借鉴

本书虽然是以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为对象来研究产业内升级，但是研究结论却具有一定的产业普遍性，有利于解决我国其他地区装备制造业升级中存在的路径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在掀起的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使得装备制造业在竞争领域、主体、环境、范围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给国内其他地区装备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目前，我国国内各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都面临着产业结构低度化、重大技术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数控系统、发动机和关键部件薄弱，自主创新能力弱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实践上的探讨，也需要发挥理论上的前瞻思维做指导。同时，通过研究和分析，既可以发现美、日、韩等国家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轨迹和经验教训，又可以揭示和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规律和经验，从而为国内其他地区装备制造业升级提供借鉴。

前 言

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述评	1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2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演化进展	4
三、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	8
四、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研究评析	10
第二节 产业内升级理论	14
一、产业内升级的涵义	15
二、产业内升级的目标	15
三、产业内升级的经典理论	17
第三节 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理论	24
一、分析工具介绍	24
二、基于“钻石模型”的产业比较优势分析理论	27
第四节 装备制造业的内涵、分类和研究现状	37
一、装备制造业的内涵及分类	37
二、我国装备制造业研究述评	39

三、国外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42

第二章

装备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环境条件分析	47
一、国际环境分析	47
二、国内环境分析	52
第二节 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	58
一、消费需求的引导机制	58
二、技术创新的推动机制	60
三、产业生命周期的内生机制	64
四、比较利益的驱动机制	65
五、资源要素的原动机制	66
六、制度条件的外部动力机制	67
七、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的带动机制	70
第三节 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测度分析	72
一、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73
二、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成	73
三、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的因子分析评价方法	76

第三章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第一节 美、日、韩三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79
一、美国装备制造业重振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80
二、日本装备制造业赶超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84
三、韩国装备制造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分析	89
第二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	92
一、装备制造业整体实力的比较	92
二、装备制造业生产要素的比较	94

三、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制度条件比较	95
四、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比较	97
第三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区域比较	98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研究	98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研究	103
三、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比较优势分析	108
四、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地区之间装备制造业发展的 优势比较	113
第四节 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行业比较	116
一、我国加工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116
二、装备制造业与加工制造业的比较	118
第四章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分析	
第一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时空特点分析	121
一、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	121
二、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空间特点分析	127
三、辽宁省装备制造业的综合特点分析	129
第二节 基于“七因素分析法”的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定 性分析	133
一、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分析	133
二、国内市场需求比较优势分析	140
三、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比较优势分析	142
四、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比较优势分析	144
五、机会比较优势分析	146
六、政府比较优势分析	148
七、区位比较优势分析	148
第三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定量分析	152

一、主成分分析法分析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步骤	152
二、辽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主成分分析	153
三、结论与建议	157
第四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程度的评价	158
一、装备制造业内部技术结构高度化评价	158
二、装备制造业内部资产结构高度化评价	160
三、装备制造业内部劳动力结构高度化评价	161
四、装备制造业产出结构高度化评价	162
五、结论	163
第五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64
一、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的表现	164
二、辽宁省装备制造业比较优势减弱的原因分析	169

第五章

比较优势演化中的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路径与对策

第一节 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路径选择	177
一、技术创新推动模式	177
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180
三、外向带动发展模式	182
四、三种模式一体化发展的必要性	185
第二节 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与保障	186
一、制度变迁是打破装备制造业“锁定效应”的重要 外部动力	188
二、制度变迁是实施装备制造业“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 重要保障	191
第三节 技术创新推动模式的对策	195
一、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开放的技术创新体系	195
二、加强装备制造业人才队伍的培养、使用和引进，提高	

人才素质	197
三、建立以大企业为依托，中小企业广泛参加的自主 创新体系	198
四、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	199
五、实施信息化示范工程，以信息化带动装备制造业升级	200
六、建立可持续的生态产业链，切实推进装备制造业 绿色制造	201
七、夯实基础工作，完善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	202
第四节 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对策	203
一、加强集群内的技术创新扩散，提升产业层次	204
二、重视集群内部的产业关联，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建设	205
三、培育核心企业，提高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中度	206
四、积极培育品牌竞争力，提高集群竞争优势	207
五、发展壮大中场产业集群，提高综合成套水平	207
六、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健全综合服务支持体系	208
七、培育与发展装备制造业集群的方式要多样化	209
第五节 外向带动发展模式的对策	210
一、利用对外贸易带动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对策	210
二、FDI 促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对策	214
第六节 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制度对策	217
一、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体制改革	218
二、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微观）制度	222
三、推动辽宁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宏观政策	226
参考文献	243
附 录	249
后 记	285

第一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改变比较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但如何选择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一直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选择需解决三大问题，即产业升级的方向、产业升级的幅度和产业升级中断风险的规避等^[4]。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关注贸易模式，对此无法提供有力的答案，对实践中产业结构升级的指导意义也十分有限。近年来出现的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这种缺陷，可以为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的选择提供依据。

第一节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述评

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在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是指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通过国际商品交换都能在不同的程度上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从而给交换的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区域经济理论中，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由于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差异，使本国（或本地区）不同产业与外国（或其他地区）相比存在有

利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与有利条件。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直接源于人们对贸易模式的关注，因此，需要在整个贸易理论中探求比较优势理论的演化。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可以分为静态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是指自然形成的或历史上以前生产所造成的比较优势。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假定各国、各地区的各种资源配置是既定的，不适合于生产要素广泛流动的开放经济条件。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形成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对发展中国家不利，会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跌入“比较优势陷阱”。动态比较优势是指可以由人类的经济活动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或由于改变规模经济、生产技术等要素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既强调已成为事实的静态比较优势，也重视由于生产组织、生产要素等的改变所带来的优势。比较优势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比较优势包括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而狭义的比较优势仅指相对比较优势。

绝对比较优势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是建立在两国绝对成本比较的基础上。亚当·斯密认为比较优势来自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而造成的绝对成本的差异。各国都应该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产品，交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绝对比较优势就是用比另一个生产者更少的投入生产某种物品的能力^[5]，是形成各国产业分工的主要原因。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比较优势理论在实际中对某一国任何商品生产的绝对成本都比另一国高，而国际贸易还能继续下去以及多种要素情况下的国际贸易现象无法解释。

大为·李嘉图认为绝对成本比较优势理论只是一种特例，并不带有普遍的性质，他认为如果各国专门生产和出口其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就会从贸易中获益。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各国进口其生产成本相对高的产品，也将从贸易中获利^[1]。简单地说，比较优势就是“一种商品相对于他国所具有的较低的比较成本”^[6]，这种比较成本优势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各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从而必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如果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比另一国低，该国在生产这种物品上就

有比较优势^[7]，各国都是按照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以获得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8]，它揭示了产业所具有的互利性，证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本国相对比较优势产业，而把本国边际产业转移出去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大为·李嘉图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理论假定仅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在多种要素存在的情形下较难解释比较优势的来源。

缺陷的存在促进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在批评李嘉图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两国资源禀赋差异才是比较优势的成因”^[9]。所有国家即使具有同等的技术，但由于要素禀赋不同，也会使国家之间的产业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生产自身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的产品，然后通过自由贸易重新分配各国生产要素，以实现国际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10]。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整化，它在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和各国技术可获得性相同的前提下，认为大卫·李嘉图强调的是各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忽略了各国和各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之后，由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为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1947年里昂惕夫用投入产出法对美国200个产业的产品进行检验时，得出了与上述观点刚好相反的结论，即里昂惕夫反论（里昂惕夫之谜）^[11]。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标志着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起源^[12]，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而李嘉图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都未考虑分工与专业化因素^[13]，认为比较优势都是外生的，强调了经济机制以外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都被称为外生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都强调了各国按照某类因素（绝对成本、劳动生产率或要素禀赋的差异）来确立各自的比较优势，相应地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密集使用丰富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